二十三

七 乙卯
寛八 丙辰
十一 己未
九 丁巳
十 戊午

181
25
12

文稿

二

慶應義塾圖書館

玉泉文稿卷之二 起寛政七乙卯 止九年丁巳

大槻文庫

一枕亭尚齒會記 乙卯
紀家公救火事
談天解
送人遊冨岳序
原誠
原敬
原思
刀銘二首 并序 丙辰
魯仲連論
與志村東嶽先生性論書
送柳仲貞序
學舍記
高氏易七轉圖說考後論 跋高氏易七轉圖考 末後之中聖庸不同辨
說鶴
躰說 丁巳
讀公孫弘傳
讀太極圖說

闇齋年譜序
題省文考
七夕詩卷序
長柄橋板扁字記

寛保中獅山公臨宿於斯乎書一枕二大字四賜祖考遂因以命亭

一枕亭尚齒會記乙卯

一枕亭者獅山公嘗臨宿之處也獅山公嘗臨宿此亭也親書一枕二大字賜家君前先是此命尚齒之會於斯雖其事為一時推褒賞餘澤而發實太平之勝事而有補乎教化者也準幼及觀之既踰一紀而未有修辭而記之者準過承自料追想作之記其記曰安永庚子春三月有司奉邦君旨諭家君且戒曰公將以秋初時此鄙例館教室海異汎治庭宇以俟期至家君拜受命有司先期來督并役易構與椽之折撓者葺屋墁痛掃溉以俟公以七月往返共臨宿焉

家君及家兄例俱賜謁。公既還府嘉家君有庸
廷議賜策曰汝某奉職不懈覃思民事惟農是勸惟
義是訓風俗歸厚維汝之績今進汝班其益陳力撫
養吾赤子家君拜誓首受策既退屬子弟諗之曰吾
何功勞蒙此顯賞深以為懼唯福之蘖不無所由汝
曹知之歟子弟同然合辭曰兒等見大人之居職冷
飱於庭戶而一縣肅然孰謂無功家君蹙然不自安
曰不然自祖先及吾之身世典是職而民不知飢
寒抑今百有餘年者雖由君德明而輔政修而不訥
謂無祖先勤勩之力在於其間又賴鄉之先父老有
所贊成以至今日而功德之報適發於吾身而已爾
因歘然曰嗚呼欲歸之祖先而祖先不在欲歸之父
老而父老亦已亡矣吾將如之何耶既而摯然喜曰
吾得之矣吾得之吾迨我暇日欲招父老具酒饌以罄
前日歡交如此祖先與先父老必有嘉於冥漠之中
矣亦可以副獎勵之盛意也歟乃取戶籍選高年者
日卜二月朔遍戒諸老設宴於一枕之亭家君家慈
別外內為主擇鄉之嘗以孝蒙賞賚孫婦七人為賓
又疾瘍與鍼之醫五人待為其佗養老之具無不悉
備為熱熱又老欣欣相帥而至頂在肩者膝及顯者

隙然僂行靡然把髯黄髮秀眉齯齒台背巾服不必
禮惟適之從弟子或扶或負累〻乎其至充溢門巷
蒭乃引老者叙齒就坐男女異坐食禮既畢酒醴在
右殽核在左禮儀笑語交錯其間既而酒巡無算漂
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諸老既醉或搏髀以歌
爲或執杯而舞爲觀者以爲神仙之會父老皆極驩
而去實天明之二年也於是算會人丈夫九十七爲
最高九十以上者二人八十以上者七十五人婦人
九十六爲最高九十以上者三人八十以上者六十
一人唯其七十者在我里中則以恩舊故獨得與丈

夫二十三人婦人八人通計一百七十有二人其爲年凡
一萬四千單二歲矣夫尚齒之有會也尚矣今以磐
井西縣彈丸之地而會集之盛求之古罕其比則足
以見邦家愛養之有素矣而此舉又以推恩而發爲
則所以對揚 邦君之休德而成就祖先之詒謀亦
絶世之盛事云寛政七年乙卯夏四月初七日男準
追記

紀家公救火事 乙卯

天明癸卯奥大饑時家公為磐井西縣縣正屢出私財振恤邑民既而山目驛舍火延燒殆百戶矣家公行火所焮憫然曰民病矣乃令為饘粥以食之又奮曰無繼民且斃濟衆得臯吾所不辭也於是謁官長大發倉廩為粥以待遇火者民得賴以不餓而責亦不至也既又家公為之謀曰不虞荐臻民罷病既已極矣無力可以及其居乃為請賜屋材有司執不可曰無例家公曰氓而無家不可以為民固以請邦家乃許家公既得其請矣又屬驛吏諮曰既居驛而無馬

不可以為驛為之奈何皆無以對於是家公鑱畫授
吏行之其費不仰於公不出乎民而得馬數十匹驛
至今賴此為家公至是蒙賞賚者二家公嘗曰是吾
職分耳吾慎無勞夫勞而不居是賞賜之所以臻欤

談天解

古之談天者不異于坐井窺天故其立說不過乎想
像臆度耳後之談天者亦不異于坐井窺天故其立
說不過乎牽强傅會耳最後西洋天學有傳來然後
是二者皆說皆廢古之談天者曰天圜而地方又曰
洛陽天地之中後之談天者曰某星某之墟此全得
于臆度傅會者而一國之私言耳非世界之公論也
西洋天學者之言曰天地體圓無適非中蓋西洋之
人航海以環地球以窺天體以故其說精且
核矣固與夫未始窺天地之大而徒求諸臆度傅會

以立說者大有間也。故地球之說出而千古之惑廓如也。然有固執舊說者。曰圜之方德也。非形也而其所說不能脫乎形體矣。（大載禮以方圜為天地之德然其說蓋狀形体而立言故今以人徒謂方圓為德者為固執）若其星塊姑借以況焉耳。固哉說也。使古之聖賢出乎地球已有定論之後矣則必先我得其說焉。決不在我後矣。而今之人乃若此何耶。是徒知信古而不得其道焉者。故强解徒增紛紜耳。余亦人談天有感作談天解。

送人遊冨岳序 乙卯

夫太和元氣之在天地之間也。流注不已。融而為湖海。凝而為山岳。而冨岳其山岳之神秀冨岳其斯歟。突然憑空而起。屹然亘萬古而不動。其所蒸皆雲霓也。其所生皆杞梓也。又其變化之不可測也。隱雷霆。起龍蛇。且夫山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泥塗天下。冨岳信靈矣哉。夫以故前人之述。不絕於常篇。或歌章焉而諷誦之。或圖像焉而撫玩之。世人之嗜賞也。豈虛也哉。昔者太史遷周遊四方。旣探名山大川。還而裁之辭。滚滚乎出而不窮。如江河之流而不盡。翩翩乎文彩百出不可把捉。猶岱山喬岳之

朝雲暮霞。變幻百出不可端倪也。而可傳於後世諸蓋文之與才。有深得于名山大川。而變化萬狀之妙可遠傳者也。世之遊此山者。如此其不絕。而其才與文。有得于此。若彼其然者。吾未之聞也。抑有之而不聞耶。安有杞梓其材。雲霓其文。而不傳者耶。予之於富岳。前人之述。讀之矣。歌章。誦之矣。圖像。玩之矣。獨至於雲霓變化。則未有之親見也。今吾子之於富岳。未探其勝。先把梓其材。又雲霓其文。但吾所望於子者。獨變化而已。然若其變化萬狀之妙。非若史遷跙擾其地而躬認之。則有不可得者。是予之所以有待乎斯行。乃所以深望於吾子也

原誠乙卯

誠之為德大矣哉。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曰誠而已耳。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亦曰誠而已耳。是故天地不誠。何有物。是以生天地之間者。天地大父母矣。是故人能以藐然之身。具天地大德生焉。惟聖其秀者也。是故德稱天德。業即天業。唯聖為至。其次為賢。又其次為士。士也賢也。晞聖而進者。其門奚自而入耶。其道無他。亦曰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然則思誠之道如何。夫擇善而精之。孳孳不已。以至於明乎善。固執而一之。孳孳不已。以至於誠乎身。是之

謂復聖所謂由明誠者。蓋思誠之極。此聖惟肖。亦是天地相似。是乃人道之極至也。

蜀美堂

原敬 乙卯

夫敬者。人心自有之活法也。故易曰敬以直內。古之人又有云敬者德之聚也。是故士之善居敬者為賢為聖德由是隆焉。業由是廣焉。故非敬道無凝。誠無立。奚能參天地而為三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古之大聖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吐辭成命舉趾成矩。亦曰敬而已矣。是故德愈盛。業愈大。夫敬者不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爾而已。天地之大。亦是敬而已耳。故程明道有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只是敬。天地斯位焉。萬物斯育焉。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古之大聖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至誠至敬能與天地相似矣皐陶稷契伊傅周邵暨顏曾閔冉子思孟軻皆是大賢聖聖之資而能居敬思誠亦是聖人惟肖故士能敬為賢為聖可以與天地參而無愧汝所生矣苟不居敬道何由凝誠何由立百事何緣成焚紂而已矣幽厲而已矣可不懼哉可不思哉

孟子曰原思章

今夫人身有四肢百體豈無其職耶目司視耳司聽心之官乃思焉猶耳目之官也心帥也四肢百體猶卒徒也故心無所不統則思無所不該思則百事舉不思則百事廢是故心以善思為供其職不思乃廢其職也苟心廢其職豈徒不思而已哉耳目無所聽命焉則其於物即不能應乃物引之而已不唯耳目為爾至四肢百體亦然然則心一日廢其職可乎故卒徒有罪將帥不得辭其責也百體有違心不得辭其責也是以有九思之目為視不思明其罪也聽不

思聰其罪也色不思溫其罪也貌不思恭其罪也言不思忠其罪也事不思敬其罪也疑不思問其罪也忿不思難其罪也見得不思義其罪也今有一於此孰謂能供其職乎故君子無時不思是以臨祭則思敬臨喪則思哀不寧唯是人之所以進於聖人全在於學而學原於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思則知明行敦日進入於聖域不思則知罔行偷日退陷於狂界唯聖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目應耳順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雖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況非聖人者庸可不思乎蓋為學之道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而慎思常貫是四者是故志聖人之學者不可以不思也今夫事之難解思之不已有神通之然思之道無叙奚得必自近而推而已是亦聖人之教也然聖人謂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不如學何也雖是思為其職豈徒思之謂也哉然則思之道如何曰思誠夫既用力於思心至於無邪則誠也學之用盡為思之功極為詩云思無邪此之謂也

刀銘二首并序　丙辰

夫銘者所以名物而自警也是以古昔聖人於器用服玩莫不銘以戒矣況其下者哉豈可已乎且夫刀者生殺在手運用一失禍福立分最不可不以戒也故銘銘曰

注　明者佩之　作治作德　愚者佩之　乃亂乃賊
出入惟時　用捨斯得　其二

箋　維仁維義　爲綱爲紀　殺之不嗜　是謂神武
以敵王愾　以禦外侮　君子服之　邦本斯固

魯仲連論 丙辰

士之能輕世肆志非苟可為也爾則誰能之蓋身藏義與節者斯能之矣夫士之藏義與節者雖身為匹夫而權重於當時烈赫於後世是豈苟可為者乎蓋用士既藏義與節是以見人之急而救之見人之患而排之兵刃冒身而不怯水火薄身而不避也然意之所不屑乃以好爵為羅張之於前而不廉以厚祿為餌投之於口而不釣寧高蹈遠逸朽腐於山林海島之中而不復顧焉是以其出處盡合乎聖人之權與否雖吾不能必之亦非貪利祿耽宴樂者之所用也

吾以是徧求其人當戰國之時獨魯仲連有焉蓋魯仲連之為人以義為權節為介故其處世也排急難輕爵冨而為名高固與蘇張挾勢權厚射利之徒不同也昔者新垣衍因平原君以說趙王尊秦為帝當此時天下無有知帝秦之非而斥之者矣而仲連乃悠悠談笑殆若無涯涘而必有津處乎能釋趙王難解之惑於一言之下而挫強秦難制之勢於千里之外炳炳烺烺為揭大義於天下後世如日月之麗乎天其權豈特低昂乎一時而已哉平原君雖賢公子新垣衍雖奇士豈能企及也哉蓋春秋之法有禮義而中國為無禮義而夷狄為夫秦者棄禮義之國也使其為帝而為政於天下乎銷中國先王禮義之俗而成夷狄被髮之風矣夫如此天下岌岌乎寔其危矣哉其後秦一四海而為帝也焚書坑儒先王大經大法皆已滅盡矣秦亦從亡當此之時復無魯連亦無有一人知其非而斥之者矣鄉當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帝秦之時若無魯仲連不俟呂政移我俗銷禮義而其速滅亡也必矣幸有魯仲連悠悠談笑而能為天下後世救急排難而不遄速滅亡亦幸矣其功亦不誠偉矣乎降至後世無復有能知大義如魯連者也帝篡魏

而不知斥之又從臣僕焉自臣僕焉而不足欲率天下之人而臣僕之不亦惑之甚乎夫冠履之倒置莫甚是而人莫知之救者吁噫信無魯連子哉若使魯連子出于斯時耶則義之權本重矣能為天下救之使其不能救耶節之介亦高矣必能蹈東海而遠去也亦必不受臣魏之辱矣又能使大義淪胥乎篡魏之士何貪利祿而輕名節長受賊臣汙辱之名也哀夫今以是歷觀古今曠世無魯連子矣則魯連子不特當時之士且實古今之士也哉

與志村先生論性論書 丙辰

某以四月託書於東華君竊計已獲聞聽矣今復奉書左右乞賜一覽準嘗讀程子性論始全然不疑再而不能無疑須復讀之似無可疑者然鄙意猶未為安敢陳鄙見以乞質正於左右其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由朱鮮觀之似指性而言而朱子語類所載乃多為理看其為性看則朱子一及之人孰捨其多而取其少乃不可為性看固也然此鮮即朱子所手定語類則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少出入或有之故以為從他人所錄不若從所手定之為愈也是

以始全然不疑也及再讀之竊謂朱子註解或有中晚之不同此解或中年所定晚年不及改而語類所載乃晚年定說亦未可知也然則不可執一說論固也此所以再而不能無疑也然由今觀之此解与語類皆未始不是也但讀者拘泥不曉是以異說紛起遂使文意不明矣如準意解所云性則性而已矣二句解凡謂性者云云以下請舉語類徵之語類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就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曰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与四端是也由此觀之其意乃了然或疑以朱子註解如此明備何故獨於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不做一二語以解之是不難知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形氣未有唯可說理不得說性是其為義易明不須註脚故朱子不做剩語以解之但釋凡人謂性者以下足矣果爾則此解既明而語類從定矣故曰無可疑若夫紛紛為說者不考朱子此說之謬也鄙見如此乞賜詳諭。時淫雨寘〻更乞為道保護準頓首再拜

送柳仲貞序 丙辰

余已知師友之不可闕而未知師友之有不得不闕之時也。慮善師友之難得而未慮善師友之有不必難得之理也。自其不可闕觀之未見其有不得不闕之時也。見其有不得不闕之時而後知其不可闕乃其常而其有不得不闕非其常矣。自其難得觀之未見其有不必難得之理。見其有不必難得之理而後知其難得不可為常而其有不必難得可為常矣。己酉冬家兄還自江都詩賦文章得於先生長者者所贈者蓋數十篇余盡讀之及至柳井仲貞大島無害

二君所作之文有會於心不覺抵掌曰我得斯人為友吾之願足焉諮之而後知二君皆家兄親友而學舍巨擘也自是之後常以不得二君與游為恨越明年余來得入學而謁故祭酒林子則聞二君儼然猶在學初我望二君於衆中心竊求之朴茂目仲貞剛方無害果得二君既而尾藤二洲先生舉於南海而為教官先生之學之德固世所景慕也於是我進則請教先生退則与二君討論之夫進無請教學無紀退無討論之不得之心故既聞又論或當有疑義先論而後質余於是似日有所得者矧余求師友數年而後得之可謂得所難得也師友之不可闕也如此厥明年無害辭學而帰獨与仲貞游者又四年矣今茲季夏仲貞有君命又將去還久留里無害之帰既不得不為恨而仲貞猶在今仲貞而去自今而後已請教誰与講之疑義誰与論之其所以為恨豈復前之比哉斯行也仲貞亦如色憂余乃謂曰子所以為憂者吾識之子若憂之盍亦尚論古人若能尚論古人師聖人而友群賢全在斯師聖人焉憂聰明之不進友群賢焉憂行義之不勉子其考之六經語孟求之子史百家以取之良師友莫過焉此何時而難

得之有矣。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亦論尚友之道正為是爾仲貞曰我亦思之久矣。余於是知師友有不得不闕之時。而善師友有不必難得焉。亦知其有不得不闕之非常而其有不必難得之可為常焉。古者送人以言。雖仲貞不吾徵猶將發之也。況於有徵乎。乃書斯言而贈之。同舍雁行送之江之滸。

丙辰

犬塚遜退翁 加賀大島維直無害 久留里柳井義貞 肥後松崎珪德 阿波佐藤道茶礼 同州井川錫壽 平安西澤煥 薩州北郷 讃岐本木 讃岐高尾 地深光

學舍記　甲寅六月後學中島毅撰　文不欲誇

寛政三年辛亥夏四月予負笈求師遠來江都介昌平學啓事平井業可大以五月十八日執贄於祭酒林子之門二十日辛白川廣瀨政典以寧尾張山口大椿士春同入學列生員是時文運漸盛學者雲集寧舍不能容三人同居鄉食應所即釋奠鄉食執事之所也既而生徒有去者以寧乃以次徙其舍其後臨釋奠之期至余移寓以寧舍士春亦徙而有去者余乃代徙其舍始掃一室而居是秋改作學宮而以學舍已盈先成學舍次及學寮以故生員徙鄉食應所是歲十月告成本月二十三日遷新學舍余居南舍第五房明年秋學館亦成是歲九月七日余為書記徙西舍書記西寮厥明年四月簡順先生逝七月十三日轉假掌計徙南舍本寮是秋述齋

先生嗣而都國學九月十八日學規初出於是更諸司舊名
啓事曰員長司警曰司監仰高門讀師及句讀師通謁祑
之曰司講掌計曰司計司書曰司籍書記曰司記司客
司賓掌漏曰司漏而廢漏刻生新置司儀司器二職司
監以下謂之十司余乃就司計真明年甲寅三月二十七日
帰省六月十七日帰學十二月二十一日余以小學試明年乙
卯以二月試小學書及四書史記文章十八年丙辰春試書及
資治通鑑綱目文章五月二十八日遷假司監七月六日就真
徙南舍第一房

高氏易七轉圖說考後論 丙辰

或有為高氏七轉說解者其說之巧如可悅然審考其說則高氏之意恐不如是也其解合八出以八卦番轉而合之以表出八方之義此蓋依朱子為說巧則巧矣然其下有以畫八卦四字以承之則似只為合八卦方疊成六畫卦也而說者但引新唐書而始不知高說於合八出之下本有此四字故其說偶謬耳然其謬遂致為大體離小體離等說則全依朱子為說而非為王易者所能知也以是解之謬之甚矣且壬强牽此說以論上下經次序則適足以為笑囮耳

又何足以深辨哉夫高定為王弼者也王弼之註易也雜以老莊夫義本其易而老莊其說果為知易者耶朱子則宗邵子而邵子之於易實經千載不傳之學而有功於易道不可勝言也蓋大易之學經四聖而後大備然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可執一而論也朱子有見於此故易之註解莫善乎朱子之說矣今欲解高易而依朱說非唯不識高氏倘朱子不知也蓋大易圖象之隱也久矣然據高說作圖則全與伏羲先天圖相符矣雖其說固非伏羲畫卦作圖之本旨而唐時猶有不為道家爐鼎之說所亂如此者邵氏之傳易象也其有所受於是亦可見矣然則學者於高易亦不可以不考也今且據高說別推其義為說如此庶乎或得其意矣亦庶幾乎或考易象之一助云爾

跋高氏易七轉圖考　丙辰八月既望

蓋聞唐高氏嘗著易七轉說今得李肇國史補閱之斯得其詳矣於是參互稽徵作圖如此雖未見其用處而易象之必有所受（於是亦）可見矣然程子嘗言大玄竟不濟事朱子於方氏九轉圖亦云今此七轉即大玄九轉之流而不專心致思則不能得也乃不得罪於程子朱子者幾希亦可以知所戒云

未發之中聖庸不同辨 丙辰九月念八日

或問未發之中聖庸不同。余曰。不然。中者。性之象也。夫性。孟子曰。善也。程子曰。理也。子思謂之中。此卽理與善之未發之象也。故性之爲中也。程子曰。狀性體段。猶天圓地方也。夫天地一爾。圓之方者。天地自然之象也。天豈以陰晴二其象耶。地豈以險易二其象耶。大學或問所謂湛然虛明。鑑空衡平。鬼神莫窺其際者。卽人心未發之時。而中象隱然也。故理與善之未發。其象乃爲中。聖庸性象豈復有二哉。故程子曰理。原其體也。孟子曰善。推其發也。子思曰中。示其象

也。三子所命言各不同。然其為性則一也。或曰中之為性。象聞命矣。或聖庸不同。不知云何。曰。是不難辨。聖人從容全其中象。無復可道。惟衆人則雖當靜時。妄念起而侵未發。其靜或不保。故失中象為常多矣。值以是為聖庸之異。如其得中時。聖庸性象固不異也。是以君子常要保其中。故貴窮理而大居敬。

說鵠廣瀨以寧有是作余亦效顰○丙辰

近衛帝時。怪鳥鳴虛空。聲聞禁中。源頼政奉敕射之。應弦而斃。視之。怪獸也。名曰鵺。本鳥名。非獸。今借用鵺字。

鵺之為形也。獼其首。蛇其尾。虎身與足。而曠世所無有。一見於中古。誠不亦怪獸矣乎。然其呼獼首蛇尾虎身與足者曰鵺。是亦鵺已。矣怪。如形其鵺而不鵺其心。是怪之又怪。誠信大怪已。然以其怪怪焉。又無足怪者焉。今其首象天者人也。其腹象地者人也。其性象五行者人也。於此有人。形貌七竅肖。氣息聲音肖。

徐而察之。形音與心不類。怪孰甚焉。其友為規之則其人忿（燕巢目）曰。汝何曾比我獸爾。吁貌之與心。輕重何如哉。如不問其心。徒以貌與人。世固有河目龜背者。其能知而與之哉。鶴人皆知其為怪。至於人不聖人出。莫定其怪不怪矣。

射說 丁巳

古禮之有射。所以觀德擇人也。蓋人非皆成德者。何可不去取。乃去取而不以其道。其為德也終無觀矣。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是可以觀德行矣。夫人之所以為貴者以有德也。故取人必以德焉。其觀德乃所以擇人也。然人之於才也。或有不可以常語者。如畢之於射。是也。畢之於射其長若彼其不肖亦若彼。即使彼與射乎。則誰知其不肖而斥之耶。朱子曰。凡與射者皆賢者。然則古之與射者必先有選焉而後可以與也。猶卜筮之先蔽志而後決

事也故君子之於射以此習禮樂斯可以觀德行矣
豈復裸股肱決射御之謂哉嗟乎射禮之不傳也久
矣當今之世欲以是而觀德行其亦難矣哉

讀公孫弘傳　丁巳

班固嘗稱西漢名臣有曰。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余觀
弘之為人。以恢奇多聞能動武帝之聞焉。未幾。致位
丞相。以逞其變詐矣。此特曲學阿世之流耳。豈足稱
以儒雅哉。弘苟能反其所聞而履之。其名與實。必可
與仲舒班。而又不失為漢良臣。亦何蒙巧佞汙辱之
名哉。弘之不能復其所聞。是弘之所以終乎為弘也
歟。

讀太極圖說　丁巳

寛政丁巳首夏廿三讀周子太極說終夜玩索驗之身而若有獲焉於是僉辭以試其當否曰心其萬化之原衆妙之門耶譬諸天地心爲太極（心爲太極本邵子語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邵子似不專指理而已今用此語專指其理言之也）性情者陰陽之分也未發而中靜而體也發而中節動而用也五臟者五行之府而其理則謂之五常魂魄者鬼神之會也作止語默動靜之事也死生則晝夜之道也無所適而不合也蓋天人同一體萬物同一根故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以貫之而衆妙出焉萬化行焉天地由是位焉萬物由

獨係先生手定矣。然其作主祖先而略於己。則先生之言行。不信而詳者。將於何者取證也。余是以恒惜先生之行事。又將泯滅而迄於無傳也。乃敢不自料。一以家譜爲據。又雜取諸書所記之近實者。考其本末。以著於篇。其歲月不可考者。別爲遺事。以附其後。因註其所從得。以見其非妄作矣。嗚呼。以先生造道之深。與其制行之高。殁僅百餘年。既不能得其詳。況更加久遠。其詳庸可得乎。然則此編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先生教人爲學之方。則先生所編著具在焉。固不待後人之贅述也。後之學先生者。讀先生所編著之書。以知爲學之方。然後參之此編。以考先生行事之實。則於先生之道。庶乎其可得矣。

七夕詩卷序丁巳

今茲秋孟七日余向夕釋卷偶然起步驚時景之易移而悲歎志業之未成不以不慨然也乃見安川公綽謀曰去年今夜同舍諸子來會余室者今幾時耳皆相繼而去無幾留者唯我與子數人猶在茲今而不會不獨仁人君子難得易失而已一旦散去再思把袂言笑於一堂之上亦已難矣願使舊盟不寒如何公綽曰善於是邀諸子諸子會者若干人啜苦茗哺蔬果詩賦譚論擅其所長各極妙趣如公綽之於文固我所畏也石上子行之經術杉山子方之博覽

吾亦敬而愛焉其他卓犖瑰瑋非常之士皆來聚於一室何樂如之因竊謂余常得與諸子周施上下如此則其志業若宜有賴以成也而余遊國庠俯仰七年尚猶面目如舊是則可慨也況聚散無常則次將及吾矣是會亦不可常得也又思既去而還草萊無師友相最則其一言半章猶足以慰思慕而厲志節況於舉其全篇而誦之乎又況志之所尚未嘗不由于心而意之所存亦必見於其文字也小爲飲食語言大爲出處進退窮亨得失求之其文皆可見焉而不可掩也其可不寶而藏之乎於是又與公綽謀集

錄其詩得若干篇余竊喜曰以供異日展玩庶幾乎諸師友言貌宛然目睫之末公綽亦聞之悵然久之丁巳七夕與東大揆準序

題省文考

省文非書之正。故君子不用也。然寫字多畫者。不容運筆鋒於蠅之頭。則省文有時乎用焉。省文不可廢也。夫省文雖已[illegible]則不用。世又有好用之者。則予亦不識而可乎。頃看一小冊題曰省文。不識何人所著。顧其編脫漏頗多。於是檢閱諸書。得若干字。以補其遺漏。余亦敢遽曰省文盡于此哉。姑藏之以備省閱。如其詳以俟博雅君子。

長柄橋板扁字記

寅政丁巳季冬念三日。余以文与公綽同會于精里先生俎橋之僑居。先生出一扁字示余二人曰。此蓋千年以外物。某氏所藏。世所謂長柄橋板者。二生其為作記。二人傳而觀之。方其形。而偏長尺五。高半之厚居高七之一。雖其初實邪朽壞之餘。而蟲穴之文如星。或成連錢之狀。其質堅厚而溫然。但其木理漫漶。不可辨為何木也。試摘其朽腐火之。麟燄郁盈鼻。揚椎擊之。則鏗鏘盈耳。孰謂千年以外物。而富有其色之澤香之韻。與夫質與聲之美。如此其全者。而不亡耶。其非尋

常雜木可知矣。其面題擘窠書一虛字。竟板闊。其左方識程時宜書四小字。大者填青。而小者皆朱筆勢頗健。蓋時宜明萬曆中人。余嘗得其書模本數十字。此似取於其中而彫者焉。所謂長柄橋者。孝德帝朝所駕也。後多歷年所而朽敗。世莫知其所者一千餘年而得見。此謂之真無可徵。謂之不真亦無可徵。或曰前鄉民因浚川。獲柱板於土中。而始得識其所云。凡物之顯晦。似亦有數存焉。今此柱與板。歷衰亂世數百年。深藏自晦。方太平盛明之日。相繼而出焉。有似乎君子之出處。以時矣。亦謂之盛時之休瑞可也。今徵以此理。謂之真物矣。不可謂之誣也。書以示公。公綽不可否。遂質諸先生大槐準記。是日寬政丁巳季冬念三日也

Acc. 181
Date 25
Vol. 12

幹

文獻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